

要由齐鲁书社印行。

《同文尚书》，历经风霜，一百多年来，它象久埋在地下的一颗明珠，被齐鲁书社挖掘出来了。我相信这颗明珠，在我国古文献中焕发出光彩，为今后研究《尚书》的人，开辟了途径，带来了新的启示。

## 《海录碎事》翻检小记

陈汝法

宋人叶廷珪有二十二卷的《海录碎事》。据其自序，可以肯定《海录碎事》只是他《海录》中的一部，即“其细碎如竹头木屑者，为《海录碎事》”。另外还有《海录未见事》、《海录事始》、《海录警句图》、《海录本事诗》等四部。《海录》是部规模很大的类书，就是流传下来的《海录碎事》也堪称巨著。其文献意义，简单地从它列入“四库全书”，并有日本刊本，便能窥见一斑。

《海录》大部分已湮佚，现存《海录碎事》可能也有佚有衍，因为《海录碎事·自序》云：“因取而类之，为门百七十五，为卷二十有二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又作二十三卷，而现在看到的《海录碎事》是二十二卷，分十六部五百八十四门。当然这种情况在古籍中是屡见不鲜的。

叶廷珪的《海录碎事》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它，至六十年代夏承焘先生的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问世，在《齐天乐》一词“庾郎先自吟《愁赋》，凄凄更闻私语”句下笺云：“今本《庾子山集》无《愁赋》，前人谓白石此句杜撰。案：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（三十四）·文辨》谓‘尝读庾信诗赋，类不足观，而《愁赋》尤狂易可怪’。又刘辰翁《须溪词·兰陵王送春》亦云‘更江令恨别，庾信愁赋’，似宋金人所见庾集实有《愁赋》（顷钱锺书先生见告：《愁赋》见叶廷珪《海录碎事》卷九下。宋代王安石、黄庭坚、韩驹、薛季宣皆尝引此文。）”由此《海录碎事》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。我们非常敬佩钱锺书、夏承焘两位老先生。

《文献》80年第三期《类书的文献价值》一文就提到了庾信《愁赋》和《海录

碎事》：“庾信的《愁赋》，是辞赋中的名篇，历代诗词常常作为典故征引，但原文却很难看到。姜夔《齐天乐》：‘庾信先自吟《愁赋》，凄凄更闻私语。’胡云翼先生的《宋词选》注云：‘庾信的《愁赋》今不传。这里愁赋一词可能是指他那些《哀江南赋》、《伤心赋》、《枯树赋》一类哀愁凄怆的作品。’这条注文很值得商榷：按倪璠注《庾开府集》和严可均辑《全后周文》的确没有收这篇《愁赋》，殊不知宋叶廷珪《海录碎事》卷九下却有之。所以，重视类书，勤于翻检，有些遗文佚篇才不致失之眉睫。”

从《类书的文献价值》这段话的语意和“原文”“这篇”等词语看，似乎《愁赋》整篇刊于《海录碎事》，只是因为未重视类书，不勤于翻检，才将《愁赋》失之眉睫。其实这样的结论，恐怕对《海录碎事》还不够勤于翻检，而对中华书局1980年版倪璠注、许逸民校的《庾子山集》也失之眉睫，因为《庾子山集》已把《愁赋》作为附录了。

《庾子山集》这样处理，愿意认为是正确的。《海录碎事》有《愁赋》，实际上同姜白石、王若虚等人征引《愁赋》的性质几乎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姜、王等是诗文，仅引篇名，而《海录碎事》是类书，还摘引了几句而已。叶廷珪《海录碎事·自序》云：“独《（海录）碎事》文字最多，初谓之一四录，言其自一字至四字，有可取者皆录之。”这就是《海录碎事》的体例。它不同于《太平御览》，有分类词典。如卷九下“愁乐门”，其中收有“愁城”“万斛心”，在“愁城”条下的点象文字是：“庾信《愁赋》：攻许愁城终不破，荡尔愁门终不开。何物煮愁能得熟，何物烧愁能得然。闭门欲去愁，愁终不肯去。深藏欲避愁，愁已知人处。”“万斛心”条下的文字是：“庾信《愁赋》曰：谁知一寸心，乃有万斛愁”。这相当于我们现在词书中词条下的书证，叶廷珪这种创造性是十分可贵的。我们从《海录碎事》摘引《愁赋》看，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：（一）叶廷珪看到过庾信的《愁赋》，但不能肯定是全篇还是某些章句。（二）庾信确有《愁赋》，但已在沧海桑田中湮佚，只剩下片言只语了。《海录碎事》虽只摘录了这么几句，却闪烁着文献价值的无限光辉。

《海录碎事》摘引诗文从先秦到宋，大家、小家、正史、笔记均有，涉猎可谓广泛，而选择书证也很审慎，以义例贴切、明白易晓为原则。如卷九下“牢愁”一条，摘引北宋林逋《答谢尉得替》诗：“牢愁谩诉空阶雨。羈宦间伤落日春”（四部备要本《和靖集》“谩诉”作“谩想”）而不用林逋《读王黄州诗集》诗：“红

药紫薇干一古，又添扬子伴牢愁”。有的条目则非常注意溯源，如卷四“地部”有“落成”条：“落成，〈斯干〉宣王考室也，……歌〈斯干〉之诗以落之，故谓之成。”当然《海录碎事》与其他类书一样，不免有这样那样的谬误，如卷二“天部下”“春门”的“艳阳年”一条引文是：“兹辰自为善，当避艳阳年。注，谓春也。鲍明远咏雪。”查《鲍参军集·学刘公干体五首》之三是：“兹晨自为美，当避艳阳天。艳阳桃李节，皎洁不成妍。”“艳阳天”误为“艳阳年”。卷十八“儒学门”的“白面书生”条引文是：“沈庆之谏宋文帝北侵曰：为国譬如为家，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，今伐国与白面书生谋之，事何济”。查《宋书·沈庆之传》，文字也略异，应是“治国譬如治家，耕当问奴，织当访婢。陛下今欲伐国，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，事何由济”。《海录碎事》还有些“无头案”，亦有张冠李戴的，这可能是叶廷珪在整理抄录时的笔误或后人讹传。但是这绝对无损于《海录碎事》的文献价值。

叶廷珪“家本田舍，贫无书可读”，但从小酷爱读书，后来登名入仕，仍然孜孜不倦，手不释卷，他《自序》说：“登名挂籍，牵丝入仕，盖四十余年，见书益多，未尝一日手释卷帙，食以饴口，怠以为枕，虽老而不衰。每闻士大夫家有异书，无不借，借无不读”“每读文字见可录者，信手录之，未尝有伦次”，及至“绍兴十八年秋，得邵泉山，公余无事，因取而类之”而分门别类，其目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：“虽摘裂章句，破碎大道，要之多新奇事，未经前人文字中用，实可以为文章依助”所以他费了几乎是一生的心血，完成了这部著作，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，其价值当然大大超过了他当时的写作目的了。

一九八一年十月

## 旧抄本明王惟俭《宋史记》二百五十卷

吴丰培

是书旧抄本，前后无序跋，仅署王惟俭编次。首有南昌彭氏，知圣道斋，